

# 启蒙

## 文献选编

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



# 启蒙

## 文献选编

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

(中国卷)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|
| 原君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黄宗羲 | 1  |
| 乙丙之际箴议第九 .....             | 龚自珍 | 3  |
| 明良论二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龚自珍 | 4  |
| 论私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龚自珍 | 6  |
| 病梅馆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龚自珍 | 8  |
| 原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严 复 | 9  |
|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.....           | 梁启超 | 25 |
| 论自由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梁启超 | 27 |
| 论进步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梁启超 | 37 |
| 尽性主义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梁启超 | 49 |
| 思想解放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梁启超 | 50 |
|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.....            | 梁启超 | 53 |
| 游民政治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黄远生 | 61 |
| 国人之公毒 .....                | 黄远生 | 64 |
| 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 ..... | 杜亚泉 | 73 |
| 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 .....            | 蒋梦麟 | 79 |
| 教育独立议 .....                | 蔡元培 | 8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 ..... | 蔡元培 | 83  |
| 敬告青年 .....          | 陈独秀 | 89  |
| 今日之教育方针 .....       | 陈独秀 | 95  |
| 吾人最后之觉悟 .....       | 陈独秀 | 101 |
|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.....     | 陈独秀 | 105 |
|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? .....     | 陈独秀 | 112 |
| 给西流的信 .....         | 陈独秀 | 117 |
| 我的根本意见 .....        | 陈独秀 | 123 |
| 新旧思潮之激战 .....       | 李大钊 | 127 |
|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.....     | 李大钊 | 129 |
| 易卜生主义 .....         | 胡 适 | 132 |
| 人权与约法 .....         | 胡 适 | 147 |
|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.....     | 胡 适 | 153 |
| 2 文化的冲突 .....       | 胡 适 | 165 |
|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.....      | 胡 适 | 172 |
| 自由主义 .....          | 胡 适 | 185 |
| 《随感录》三十三 .....      | 鲁 迅 | 191 |
| 《随感录》三十五 .....      | 鲁 迅 | 196 |
| 《随感录》三十六 .....      | 鲁 迅 | 198 |
| 《随感录》三十八 .....      | 鲁 迅 | 199 |
| 春末闲谈 .....          | 鲁 迅 | 202 |
| 灯下漫笔 .....          | 鲁 迅 | 206 |
| 论睁了眼看 .....         | 鲁 迅 | 212 |
| 坚壁清野主义 .....        | 鲁 迅 | 216 |
| 老调子已经唱完 .....       | 鲁 迅 | 219 |
|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.....      | 鲁 迅 | 225 |
|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.....     | 鲁 迅 | 231 |
| 人的文学 .....          | 周作人 | 233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思想革命 .....           | 周作人      | 241 |
| 平民文学 .....           | 周作人      | 243 |
| 沉沦 .....             | 周作人      | 247 |
| 万恶之原 .....           | 傅斯年      | 251 |
| 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 .....     | 傅斯年      | 255 |
| 论学校读经 .....          | 傅斯年      | 263 |
|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.....      | 傅斯年      | 268 |
| 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国的根本方法 ..... | 张 继 罗家伦  | 274 |
| 论人权 .....            | 罗隆基      | 277 |
| 告压迫言论自由者 .....       | 罗隆基      | 284 |
| 论思想统一 .....          | 梁实秋      | 296 |
| 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 .....      | 张季鸾      | 303 |
| 无经可读 .....           | 曹聚仁      | 307 |
| 谈言论自由 .....          | 林语堂      | 310 |
| 自由之战争 .....          | 王造时      | 314 |
| 对内的平等 .....          | 王造时      | 323 |
| 国民人格之培养 .....        | 张奚若      | 328 |
| 再论国民人格 .....         | 张奚若      | 332 |
| 梁山泊的社会基础 .....       | 萨孟武      | 336 |
| 对于尊孔的意见 .....        | 陶希圣      | 344 |
| 中国思想的危机 .....        | 朱光潜      | 346 |
| 洪秀全与曾国藩 .....        | 蒋廷黻      | 350 |
| 文学运动的重造 .....        | 沈从文      | 361 |
| 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 .....      | 潘梓年      | 368 |
|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 .....    | 胡 风      | 374 |
| 新闻自由——民主的基础 .....    | 《新华日报》社论 | 380 |
| 思想自由与文化 .....        | 张东荪      | 385 |
| 自由、民主与教育 .....       | 潘光旦      | 397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一种精神两般适用 ..... | 潘光旦 | 404 |
|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..... | 储安平 | 411 |
|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 ..... | 萧 乾 | 415 |

# 原 君

黄宗羲

有生之初，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也，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，有公害而莫或除之。有人者出，不以一己之利为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，不以一己之害为害，而使天下释其害。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。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，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。故古之人君，量而不欲入者，许由、务光是也；入而又去之者，尧、舜是也；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，禹是也。岂古之人有所异哉？好逸恶劳，亦犹夫人之情也。

后之为人君者不然。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，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，亦无不可。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。始而惭焉，久而安焉，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，传之子孙，受享无穷，汉高帝所谓“某业所就，孰与仲多”者，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。此无他，古者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，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。今也以君为主，天下为客，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，为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产业，曾不惨然！曰“我固为子孙创业也”。其既得之也，敲剥天下之骨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乐，视为当然，曰“此我产业之花息也”。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。向使无君，人各得自私也，人各得自利也。呜呼，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！

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，比之如父，拟之如天，诚不为过也。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，视之如寇仇，名之为独夫，固其所也。而小儒规规

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，至桀、纣之暴，犹谓汤、武不当诛之，而妄传伯夷、叔齐无稽之事，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，曾不异夫腐鼠。岂天地之大，于兆人万姓之中，独私其一人一姓乎？是故武王圣人也，孟子之言，圣人之言也。后世之君，欲以如父如天之名禁人之窥伺者，皆不便于其言，至废孟子而不立，非导源于小儒乎！

虽然，使后之为君者，果能保此产业，传之无穷，亦无怪乎其私之也。既以产业视之，人之欲得产业，谁不如我？摄殽滕，固扃鐍，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，远者数世，近者及身，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。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，而毅宗之语公主，亦曰：“若何为生我家！”痛哉斯言！回思创业时，其欲得天下之心，有不废然摧沮者乎！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，则唐、虞之世，人人能让，许由、务光非绝尘也；不明乎为君之职分，则市井之间，人人可欲，许由、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。然君之职分难明，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，虽愚者亦明之矣。

##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

龚自珍

吾闻深于《春秋》者，其论史也，曰：书契以降，世有三等，三等之世，皆观其才；才之差，治世为一等，乱世为一等，衰世别为一等。衰世者，文类治世，名类治世，声音笑貌类治世。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，似治世之太素；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，似治世之希声；道路荒而畔岸隳也，似治世之荡荡便便；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，似治世之不一。左无才相，右无才史，闾无才将，庠序无才士，陇无才民，廛无才工，衢无才商，巷无才偷，市无才狙，藪泽无才盗，则非但黜君子也，抑小人甚黜。当彼其世也，而才士孤根以升，则百不才督之缚之，以至于戮之。戮之非刀、非锯、非水火；文亦戮之，名亦戮之，声音笑貌亦戮之。戮之权不告于君，不告于大夫，不宜于司市，君大夫亦不任受。其法亦不及要领，徒戮其心，戮其能忧心、能愤心、能思虑心、能作为心、能有廉耻心、能无渣滓心。又非一日而戮之，乃以渐，或三岁而戮之，十年而戮之，百年而戮之。才者自度将见戮，则蚤夜号以求治，求治而不得，悖悖者则蚤夜号以求乱。夫悖且悖，且眈然眈然以思世之一便己，才不可问矣，罗之伦慙有辞矣。然而起视其世，乱亦竟不远矣。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，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，忧不才而庸，如其忧才而悖；忧不才而众怜，如其忧才而众畏。履霜之屨，寒于坚冰，未雨之鸟，戚于飘摇，痹癆之疾，殆于痼疽，将萎之华，惨于槁木。三代神圣，不忍弃才屏智。士勇夫，而厚豢弩羸，探世变也，圣之至也。

## 明良论二

龚自珍

士皆知有耻，则国家永无耻矣；士不知耻，为国之大耻。历览近代之士，自其敷奏之日，始进之年，而耻已存者寡矣！官益久，则气愈媮；望愈崇，则谄愈固；地益近，则媚亦益工。至身为三公，为六卿，非不崇高也，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，匪但目未观，耳未闻，梦寐亦未之及。臣节之盛，扫地尽矣。非由他，由于无以作朝廷之气故也。何以作之气？曰：以教之耻为先。《礼·中庸》篇曰：“敬大臣则不眩。”郭隗说燕王曰：“帝者与师处，王者与友处，伯者与臣处，亡者与役处。凭几其杖，顾盼指使，则徒隶之人至。恣睢奋击，呶籍叱咄，则厮役之人至。”贾谊谏汉文帝曰：“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，彼将犬马自为也。如遇官徒，彼将官徒自为也。”凡兹三训，炳若日星，皆圣哲之危言，古今之至诚也！尝见明初逸史，明太祖训臣之语曰：“汝曹辄称尧、舜主，主苟非圣，何敢谀为圣？主已圣矣，臣愿已遂矣，当加之以吁咈，自居皋、契之义。朝见而尧舜之，夕见而尧舜之，为尧舜者，岂不亦厌于听闻乎？”又曰：“幸而朕非尧舜耳。朕为尧舜，乌有汝曹之皋、夔、稷、契哉？其不为共工、驩兜，为尧、舜之所流放者几希！”此真英主之言也。坐而论道，谓之三公。唐、宋盛时，大臣讲官，不辍赐坐、赐茶之举，从容乎便殿之下，因得讲论古道，儒硕兴起。及据季也，朝见长跪、夕见长跪之余，无此事矣。不知此制何为而辍，而殿陛之仪，渐相悬以相绝也？农工之人、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，则辱其身而已；富而无耻者，辱其家而已；士无耻，则名之曰辱国；卿大夫无耻，名之曰辱社稷。由庶人贵而为

士，由士贵而为小官，为大官，则由始辱其身家，以延及于辱社稷也，厥灾下达上，象似火！大臣无耻，凡百士大夫法则之，以及士庶人法则之，则是有三数辱社稷者，而令合天下之人，举辱国以辱其家，辱其身，混混云云，而无所底，厥咎上达下，象似水！上若下胥水火之中也，则何以国？窃窥今政要之官，知车马、服饰、言词捷给而已，外此非所知也。清暇之官，知作书法、赓诗而已，外此非所问也。堂陛之言，探喜怒以为之节，蒙色笑，获燕闲之赏，则扬扬然以喜。出夸其门生、妻子。小不霁，则头抢地而出，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，彼其心岂真敬畏哉？问以大臣应如是乎？则其可耻之言曰：我辈只能如是而已。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，务车马、捷给者，不甚读书，曰：我早晚直公所，已贤矣，已劳矣。作书、赋诗者，稍读书，莫知大义，以为苟安其位一日，则一日荣；疾病归田里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，志愿毕矣。且愿其子孙世世以退缩为老成，国事我家何知焉？嗟乎哉！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，则纷纷鸬燕逝而已，伏栋下求俱压焉者黜矣。昨者，上谕至引卧薪尝胆事自况比，其闻之而肃然动于中欤？抑弗敢知！其竟憺然无所动于中欤？抑更弗敢知！然尝遍览人臣之家，有缓急之举，主人忧之，至戚忧之，仆妾之不可去者忧之；至其家求寄食焉之寓公，旅进而旅餐焉之仆从，伺主人喜怒之狎客，试召而诘之，则岂有为主人分一夕之愁苦者哉？故曰：厉之以礼出乎上，报之以节出乎下。非礼无以劝节，非礼非节无以全耻。古名世才起，不易吾言矣。

## 论 私

龚自珍

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请谒，翌晨，诤其友于朝，获直声者，矜其同官曰：某甲可谓大公无私也已。龚子闻之，退而与龚子之徒纵论私义。问曰：敢问私者何所始也？告之曰：天有闰月，以处赢缩之度，气盈朔虚，夏有凉风，冬有燠日，天有私也；地有畸零华离，为附庸闲田，地有私也；日月不照人床闼之内，日月有私也。圣帝哲后，明诏大号，劬劳于在原，咨嗟于在庙，史臣书之。究其所为之实，亦不过曰：庇我子孙，保我国家而已，何以不爱他人之国家，而爱其国家？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孙，而庇其子孙？且夫忠臣忧悲，孝子涕泪，寡妻守雌，扞门户，保家世，圣哲之所哀，古今之所懿，史册之所纪，诗歌之所作。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，而忠其君？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亲，而慈其亲？寡妻贞妇何以不公此身于都市，乃私自贞私自葆也？且夫子喟，天下之至公也，以八百年之燕，欲予子之。汉哀帝，天下之至公也，高皇帝之艰难，二百祀之增功累胙，帝不爱之，欲以予董贤。由斯以谭，此二主者，其视文、武、成、康、周公，岂不圣哉？由斯以谭，孟子车氏。（一本“子”下无“车氏”两字。）其言天下之私言也，乃曰：“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而天下平。”且夫墨翟，天下之至公无私也，兼爱无差等，孟子以为无父。杨朱，天下之至公无私也，拔一毛利天下不为，岂复有干以私者？岂复舍我而徇人之谒者？孟氏以为无君。且今之大公无私者，有杨、墨之贤耶？杨不为墨，墨不为杨，乃今以墨之理，济杨之行；乃宗子喟，肖汉哀；乃议武王、周公，斥孟轲；乃别闢一天地日月以自处。且夫狸交禽媾，不避人于白昼，无私也。

若人则必有闺闼之蔽，房帷之设，枕席之匿，赧颡之拒矣。禽之相交，径直何私？孰疏孰亲，一视无差。尚不知父子，何有朋友？若人则必有孰薄孰厚之气谊，因有过从讌游，相援相引，款曲燕私之事矣。今曰大公无私，则人耶，则禽耶？《七月》之诗人曰：“言私其豸，献豸于公。”先私而后公也。《大田》之诗人曰：“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”《楚茨》之诗人曰：“备言燕私。”先公而后私也。《采蘋》之诗人曰：“被之僮僮，夙夜在公，被之祁祁，薄言还归。”公私并举之也。《羔羊》之诗人曰：“羔羊之皮，素丝五紵，退食自公，委蛇委蛇。”公私互举之也。《论语》记孔子之私觐。乃如吾大夫言，则《鲁论》以私觐诬孔氏。乃如吾大夫言，《羔羊》之大夫可以诛，《采蘋》之夫人可以废，《大田》、《楚茨》之诗人可以流，《七月》之诗人可以服上刑。

## 病梅馆记

龚自珍

江宁之龙蟠，苏州之邓尉，杭州之西谿，皆产梅。或曰：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；以欹为美，正则无景；梅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。固也。此文人画士，心知其意，未可明诏大号，以绳天下之梅也；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，斫直，删密，锄正，以夭梅、病梅为业以求钱也。梅之欹、之疏、之曲，又非蠢蠢求钱之民，能以其智力为也。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，明告鬻梅者，斫其正，养其旁条，删其密，夭其稚枝，锄其直，遏其生气，以求重价，而江、浙之梅皆病。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！予购三百盆，皆病者，无一完者，既泣之三日，乃誓疗之、纵之、顺之，毁其盆，悉埋于地，解其桎缚；以五年为期，必复之全之。予本非文人画士，甘受诟厉，辟病梅之馆以贮之。呜呼！安得使予多暇日，又多闲田，以广贮江宁、杭州、苏州之病梅，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？

# 原 强

严 复

今之扼腕奋矜，讲西学、谈洋务者，亦知近五十年来，西人所孜孜勤求，近之可以保身治生，远之可以经国利民之一大事乎？达尔文者，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。承其家学，少之时周历寰瀛，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，哀集甚富。穷精眇虑，垂数十年而著一书，曰《物种探原》。自其书出，欧、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，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。论者谓达氏之学，其一新耳目，更革心思，甚于奈端氏之格致天算，殆非虚言。其书谓：“物类繁殊，始惟一本。其降而日异者，大抵以牵天系地之不同，与夫生理之常趋于微异。洎源远流分，遂阔绝相悬，不可复一。然而此皆后天之事，因夫自然驯致如是，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。”其书之二篇为尤著，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，谈理之家摭为口实。其一篇曰《物竞》，又其一曰《天择》。物竞者，物争自存也；天择者，存其宜种也。意谓民物于世，樊然并生，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。然与接为构，民民物物，各争有以自存。其始也，种与种争，及其稍进，则群与群争，弱者常为强肉，愚者常为智役。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，则必强忍魁桀，趑捷巧慧，而与其一时之天时、地利、人事最其相宜者也。此其为争也，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。习于安者，使之为劳；狃于山者，使之居泽。以是与其习于劳，狃于泽者争，将不数传而其种尽矣。物竞之事，如是而已。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种，风气渐革，越数百年、数千年，消磨歇绝，至于靡有孑遗，如矿学家所见之古兽古禽是已。动植如此，民人亦然。民人者，固动物之类也。达氏总有生之物，标其宗旨，论其大凡如此。至其

证阐明确，犁然有当于人心，则非亲见其书者莫能信也。此所谓以天演之学言生物之道者也。

斯宾塞尔者，亦英产也，与达氏同时。其书于达氏之《物种探原》为早出，则宗天演之术，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。号其学曰《群学》，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，以其能群也，故曰《群学》。凡民相生相养，易事通功，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，皆自能群之性以生。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，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，精深微眇，繁富奥殫。其论一事，持一说，必根据理极，引其端于至真之原，究其极于不遁之效。于五洲殊种，由狃榛蛮夷以至著号开明之国，挥斥旁推，什九罄尽。而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，民德醇漓合散之由，则尤三致意焉。殫毕生之精力五十年，而著述之事始蒇。其宗旨尽于第一书，名曰《第一义谛》。通天地、人、禽兽、昆虫、草木以为言，以求其会通之理。始于一气，演成万物。继乃论生学、心学之理，而要其归于群学焉。夫亦可谓美备也已。

斯宾塞尔全书而外，杂著无虑数十篇，而《明民论》、《劝学篇》二者为最著。《明民论》者，言教人之术也。《劝学篇》者，勉人治群学之书也。其教人也，以浚智慧、练体力、厉德行三者为之纲。其勉人治群学者，意则谓天下沿流讨源，执因责果之事，惟群事为最难，非不素讲者之所得与。故有国家者，其施一政，著一令，本以救弊坊民也，而其究也，所期者每或不成，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。至夫历时久而转相因，其利害迁流，则有不可究诘者。格致之事不先，偏颇之私未尽，生心害政，未有不貽误家国者也。是故欲为群学，必先有事于诸学焉。不为数学、名学，则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，必然之数也；不为力学、质学，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、功效之互待也。名、数、力、质四者之学已治矣，然吾心之用犹仅察于寡，而或荧于纷，仅察于近，而或迷于远也，故必广之以天地二学焉。盖于名、数知万物之成法，于力、质得化机之殊能，尤必藉天地二学，各合而观之，而后有以见物化之成迹。名、数虚，于天地征其实；力、质分，于天地会其全。夫而后有以知成物之悠久，杂物之博大，与夫化物之蕃变也。虽然，于群学犹未也。盖群者人之积也，而人者官

品之魁也。欲明生生之机，则必治生学；欲知感应之妙，则必治心学。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。且一群之成，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，小大虽异，官治相准。知吾身之所生，则知群之所以立矣；知寿命之所以弥永，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。一身之内，形神相资；一群之中，力德相备。身贵自由，国贵自主。生之与群，相似如此。此其故无他，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。故学问之事，以群学为要归。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，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。呜呼！此真大人之学矣！

不观于圻者之为墙乎？与之一成之砖，坚而廉，平而正，火候得而大小若一，则无待泥水灰粘之用，不旋踵而数仞之墙成矣。由是以捍风雨卫室家，虽资之数百年可也。使其为砖也，嵌嵌齟缺，小大不均，则虽遇至巧之工，亦仅能版以筑之，成一粪土之墙而已矣。廉隅坚洁，持久不败，必不能也。此凡积垛之事，莫不如此。唯其单也为有法之形，则其总也成有制之聚。然此犹人之所为也。惟天生物，亦莫不然。化学原质，自然结晶，其形制之穷巧极工，殆难思议，其形虽大小不同，而其为一晶之所积而成形，则虽析之至微，至于莫破，其晶之积面隅幂，无不似也。然此犹是金石之类而已。至如动植之伦，近代学者皆知太初质房为生之始，其含生蕃变之能，皆于此而已具。但其事甚赜，难与未尝学者谈。而其本单之形法性情，以为其总之形法性情，欲论其合，先考其分，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，亘天壤不刊之大例也。夫如是，则一种之所以强，一群之所以立，本斯而谈，断可识矣。盖生民之大要三，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：一曰血气体力之强，二曰聪明智虑之强，三曰德行仁义之强。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，莫不以民力、民智、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。未有三者备，而民生不优；亦未有三者备，而国威不奋者也。反是而观，夫苟其民契需恟愁，各奋其私，则其群将涣。以将涣之群，而与鸷悍多智、爱国保种之民遇，小则虏辱，大则灭亡，此不必干戈用而杀伐行也。磨灭溃败，出于自然，载籍所传，已不知凡几，而未有文字之先，则更不知凡几者也。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，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为第一大法，保种次之。而至生与种较，则又当舍生以存种。践是道